



《丈母娘叫我去买房》创作者、上海阿卡主义人声乐团。

“买房神曲”走红背后的90后心态

“霓虹闪烁整夜光，掏空身体我还在奔忙，咬咬牙，银行卡，余额都没涨。早晨高峰站台上，等了3班挤不上车厢，上天啊，丈母娘，问我何时买房！”今年2月，一曲“好听到没朋友”的无伴奏男女声合唱《丈母娘叫我去买房》在网上收获一片叫好声。该曲推出不到24小时，点击量就突破了300万。

除了旋律优美、唱功一流外，这首“买房神曲”走红还有一个关键因素——买房。

歌曲正式推出时，适逢一线城市房价持续上涨。根据某二手房交易平台2016年12月发布的数据，深圳、北京、上海二手房均价分别为4.73万、5.92万、5.32万元/平方米，3个城市的房屋均价均高过日本首都圈地区，其中北京高房价地区已超过纽约最贵的地区曼哈顿。

“魔镜魔镜你在哪里，我在这里召唤你，我的新家会在哪里，为了梦想我还能怎样去努力？魔镜魔镜快快显灵，北上广深行不行，胡同老街弄堂小巷，家的梦想，请为我导航！”“买房神曲”用超现实的手法，给想要买房的年轻人指了一条“明路”——“问魔镜”。

创作团队中 多数没有买过房子

记者对《丈母娘叫我去买房》的创作者、上海阿卡主义人声乐团进行了专访。

这支完全依靠清唱、无伴奏唱出买房神曲的乐团，其实是一支由音乐教师、数学教师、财务顾问、舞台执行、餐饮从业者、劳务仲裁者等组成的业余团队。“买房神曲”的主创们，多数没有过买房经历。

上海徐家汇社区文化中心的5楼免费排练室，是阿卡主义团队的固定“据点”。每周二晚

在繁华都市中 埋头赶路

今年春节前，上海的一家二手房中介平台找到阿卡主义乐团，想要让他们创作一首与买房有关的歌曲，内容不定、曲子不定、题材不限、只要好听。团长詹子贤觉得，是个好主意。

詹子贤是荷兰一家投资基金公司的财务顾问。他的拿手好戏是Beatbox（一种口技，用嘴唇、牙齿、舌头、口腔和喉咙的声音来模仿鼓声、节奏及音乐——记者注），阿卡主义乐团的所有演出，都少不了他这个伴奏。

买房神曲中所有的伴奏，全部由詹子贤一人发出。每次排练，他会微闭双眼，在一旁一边打节奏，一边“动嘴巴”。

“谁会没事去买房”

团长、台湾人詹子贤是第一个认为买房没有必要的团队成员。创作歌曲那会儿，他特地下载了一个房产中介的手机客户端，发现上海的房价“贵得离谱”。

詹子贤以每月8000元的价格，租住在上海静安区与长宁区交界处的一套约60平方米的公寓里。他用二手房软件搜索附近房源时发现，这里的房价近10万元/平方米。

“我不知道上海的年轻人怎么想的，反正我觉得这个负担太

上，9名成员会聚集在这里，进行近期演出曲目的创作。这种创作，不使用任何乐器，纯人声。

“这是现在年轻人真正喜欢玩儿的音乐，我们也不例外。”体型圆滚滚的作曲人董文昊是这个团队当之无愧的“导师”，这个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的高材生，如今在一家既有中职又有高中的教育集团担任音乐老师，“买房神曲”中那段琅琅上口的“调调”就是他的手笔。

他们玩儿的音乐，名叫“阿卡贝拉”，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教会音乐，当时的教会音乐只以人声清唱，并不使用乐器。阿卡

“难得有机会做一个有可能成为神曲的曲子，很有挑战性。”詹子贤把作曲任务交给专业音乐老师董文昊，作词任务交给高二数学老师、假声女高音声部演唱者张天霖，后者是一名男性。

这个每天早上5:45起床、傍晚6点左右下班挤地铁、算数板书能把自己“粉”一脸的数学老师，想出的第一句歌词就是，“霓虹闪烁整夜光，掏空身体我还在奔忙”。

“每天下班时，正好是上海街头霓虹灯亮起来的时候，外面繁华得不得了，但其实跟我们普通年轻人真没多大关系。”张天霖任教的学校，位于热闹的上海人民广场附近。

但每天下班时分，他看到人们埋头看着手机匆忙赶路，很少

重了。”相比买房，詹子贤更喜欢租房，“想住哪里住哪里，想去哪里工作去哪里，多好。人生不能被一套房子束缚住。”

同样，比起房子，张天霖更喜欢谈他的学生见到他唱歌时那种“哇”地一下的表情。“他们会好激动，‘张老师’‘张老师’，一个劲儿地叫我。”张天霖偶尔外出演出时，会碰到自己的学生，当他飙起假声女高音时，观众会激动地尖叫。

他告诉记者，自己现在参加同学聚会发现，几乎所有同学都没有买房的打算。大家很少谈起买房的话题，偶尔有人起了头，马

主义乐团的名称便是出自于此。

“很多人玩儿音乐只喜欢表现自己，但我们认为，音乐就是音乐，合作出来的才是最好听的作品。”乐团团长詹子贤介绍，9名乐团成员大多是豆瓣论坛上的网友，通过小组组成了阿卡主义乐团。

每周二的晚上，是董文昊最快乐的做音乐的时光。“你刚刚唱高了。”他能在9个人中准确地挖出那个音不准的人，即便每个人唱着不同的声部和曲调。这个穿着嘻哈风外套和瘦腿裤的胖小伙说：“一点不浪费我时间，这个时间我不干音乐，也挣不了

多少钱。”

他毫不讳言，自己作为音乐老师每月只有数千元的薪水，“玩儿音乐肯定不能是为了挣钱，因为根本挣不到钱。”

这支乐队9名成员中，只有两人在父母全程安排下“买了房”。但实际上，这群以85后、90后为主的年轻人表示，并不在乎自己是否在上海有房子。在这群人脑子里，上海普陀区桃浦地区的房价还停留在两三万元/平方米、“难以接受”的时代。实际上，到2017年3月，普陀区二手房均价已经是约6万元/平方米。

有人徜徉于繁华的南京路、淮海路上。因为，消费太高、家太远。张天霖每天要从至今没能通上地铁的家里，“赶路”到人民广场上班。“还好我起得早，没赶上地铁早高峰。”他说，不然，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，“会被挤怀孕”。

27岁的江苏人刘弘毅在上海工作4年了。3月的上海，昼夜温差超过10摄氏度，这个年轻人通常穿一件白色短袖T恤，配一件有着金属揹钮的黑色风衣，加上酷酷的发型，整个人就像“等着被街拍”。

刘弘毅负责演唱男高音部分。每周二晚上排练结束回到家，至少是晚上10点了。他在徐家汇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担任演出企划执行，老板把自己位于上海松江区的一套房子拿来给员工

上会被一阵阵“买不起”给压下去，“都是二十四五岁的年纪，都是上海人，反正靠工资肯定买不起，就算命好，父母资助了首付也还不起贷款，想了也白想。”

在张天霖的心里，“除非被丈母娘逼吧，不然谁会没事去买房？！”

刘弘毅则告诉记者，自己以后就算买得起上海的房子，也不会去买，“没必要，只要租房就行了。有那几百万、几千万的，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多好。”

董文昊很少关注房子，也不知道政府为了抑制高房价出台过多少政策。2015年，他的父母给

他在上海普陀区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当时每平方米3万元左右，“其实我也无所谓，买了就买了，我也没怎么看过，也没跟中介打过交道，都是我爸妈弄的。”

“啊洁白的海螺吹起，彩虹亲吻了天际；啊哎奥呜，啊谁在喜怒哀乐，幸福就突然来了。”阿卡主义人声乐团的下一个打算清唱挑战歌手萨顶顶的《来者摩羯》，董文昊要一边指挥、一边唱歌，“顺便”改编。

他的人生字典里，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才叫快乐，而买房不是。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他当宿舍。松江是上海的郊区；徐家汇，是上海最为繁华的中心商业区之一。

每天，来不及看看徐家汇的美景，刘弘毅就要赶着回松江了。这是很多在上海工作的外地年轻人的生活常态。